

马易尔

一位丹麦实业家在中国



〈丹麦〉白慕申 著 林桦 译

团结出版社

马 易 尔

一位丹麦实业家在中国

〔丹麦〕白慕申 著
林 桦 译

团 结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易尔:一位丹麦实业家在中国/(丹麦)白慕申(Bramsen, C. B.)著;林桦译.-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11

ISBN 7-80130-038-6

I. 马… II. ①白… ②林… III. 企业家-生平事迹-丹麦
IV. K835.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145 号

图字:01-96-0345 号

根据丹麦 G·E·C·Gads Forlag 1993 年版译出

(封面伟贺慕·马易尔的照片摄于 1931 年)

团结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京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6 年 11 月(大 32 开)第一版 1998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字数:250 千字 印张:12 印数 3001-4000

ISBN7-80130-038-6/K·27

定价:软精装 68 元 精装:85 元

原 版 序 言

伟贺慕·马易尔是我的外祖父。我出生前几年他就去世了；不过，我自然是听说过他在中国那段震撼人心的生活经历的。然而，真正激发起我对伟贺慕·马易尔在中国那一番显赫实业活动的兴趣的，则是丹麦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金会主任斯汶·里斯凯尔。

里斯凯尔几年前对我说，他到中国视察过丹麦的几项开发项目。他看到了一本马易尔总经理领导的上海慎昌洋行 1931 年印发的 25 周年纪念文集。里斯凯尔对马易尔在本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对作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一环所做的显赫的工作甚为赞叹。这些年丹麦国际开发援助署和丹麦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金会在中国启动的项目和慎昌洋行当年所从事的那些工作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当时他们建发电厂、工厂、铁路和桥梁，以及从美国和欧洲引进包括机器、电动机、火车和卡车等大量物资。里斯凯尔的评论使我萌生了进一步了解伟贺慕·马易尔在中国的活动和生活的兴趣。

伟贺慕和他的妻子吉斯腾·马易尔没有留下多少关于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的文字材料。他们女儿中的两个，安奈特·里卡德和我的母亲玛丽-露伊丝·白慕申则分别在《窗格子上的雾霭》(1959)和 1977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丹麦家庭的书中的《上海的安全岁月》一章里对她们在中国度过的童话般的童年做过生动的描述。除开本文开始的时候讲到的那本纪念文集之外，我知道的有关材料真就是这些了。

不过之后我又注意到了一位 1920 年至 1923 年在上海受雇在马易尔家工作的丹麦妇女盖尔妲·尼尔森的一些信件和照片；尼尔森在上海期间一直频繁地给她在丹麦的母亲写信。这些书信现在被保

存在佛堡市历史档案馆里。这些信里有许多关于马易尔家的日常生活和关于在上海的丹麦侨民的情况的信息。

我从这里开始，一点点收集到我现在掌握的这些片断资料。接着又出现了更多的线索：我在 1991 年和 1992 年间访问美国和中国的时候，找到了这场拼凑方格游戏中的一些新的小块，其中有慎昌洋行历年公司结构变化的资料。公司的帐目我却在哪儿也找不到。

这些素材逐渐地连接起来，成了关于伟贺慕和吉斯腾的生活以及慎昌洋行参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整篇描述。结果便有了这本书。

伟贺慕和吉斯腾·马易尔是本书的主人公，但是他们是镶嵌在 20 世纪最初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政治大画卷中的。书里面也叙述了丹麦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我们也跟踪讲述了在上海的丹麦侨民，这个丹麦群体以其 400 之众是当时丹麦在东方的最大侨民群体。

为了便于阅读，书中有关历史的段落用斜体写出。

在写中国事情的时候，你不可避免地要碰到把中国名字译写出来的问题。你可以选择韦氏音标，也可以用新的拼音系统。毛泽东是应该写成 Mao Tse-tung 还是写成 Mao Zedong？除去少数已成历史的姓名之外，我选择用新的拼音系统。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方面的重大帮助和有益指教。在第 372 页关于图片资料来源的一章中，我开列了一个以不同方式帮助过我、给我提供图片资料的人的名单。我谨在此对他们深表谢意。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顾子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她给了我无法估量的支持和启示。

克里斯多夫·玻·白慕中

1993 年于哥本哈根

中文版序言

1993年丹麦政府决定于1994年夏重开丹麦在上海的总领事馆。我接受了出任新的丹麦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一职的任命,接着1995年我又出任丹麦驻北京的大使。

1995年9月1日,我在北京以丹麦的新任驻华大使的身份向江泽民主席递交国书的时候,主席先生说他知道我家在上海的根,还记得我外祖父的公司慎昌洋行,这些话使我很高兴。

我在中国度过的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好多人问过我,是不是能将这本书译成中文。1995年秋我与林桦教授幸会,他表示乐于玉成此事。我因此而非常高兴。林桦先生是以翻译安徒生的童话故事而出名的。

现在,我很高兴可以奉献关于马易尔的中文版著作了。中文按照原版本译出,不过略有增添,特别是《续记》一章。此外中文版比丹麦文版多了一些照片。

若是没有某些丹麦公司和机构预购本书,出版中文版是不可能的。这些公司和机构是:“北欧风情”—丹麦家具、大北电报公司、丹麦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丹麦联合银行北京代表处、丹麦史密斯公司、丹佛斯(天津)公司、丹尼斯克公司北京代表处、丹酿酒公司、海虹老人牌涂料有限公司、基依埃技术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佳合工业(中国)无纺制品有限公司、捷成洋行、康乐保(珠海)有限公司和康乐保总公司、斯堪的纳维亚航空、诺和诺德(中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宝隆洋行(中国)有限公司以及欧堡青岛锅炉有限公司。对这些今天正在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丹麦公司和机构,我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正如书中所述,丹中关系有悠久的历史。1731年第一艘丹麦商

船驶到广州。150年前,1846年,在广州、上海和香港委派了第一批丹麦名誉领事。100年以前,1896年,派出了第一个丹麦外交部官员来中国担任丹麦驻沪领事的职务。

我希望本书能有助于加强丹麦和中国之间在过去150年间从未中断过的官方关系和两国之间这些年力度不断加强的商务关系。

克里斯多夫·玻·白慕申

1996年6月于北京



1995年9月1日,本书作者白慕申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递交了国书,之后,他正式成为丹麦驻华大使。

目 次

原版序言	(1)
中文版序言	(Ⅱ)

在上海完婚 · 1909	(1)
早年 · 1878—1902	(6)
上海在召唤 · 1899—1902	(21)
驶向上海 · 1902	(43)
一个年轻人在中国 · 1902—1904	(61)
慎昌洋行 · 1905—1906	(77)
独自经营 · 1907—1911	(95)
从帝国到民国 · 1911—1914	(106)
纽约的股份公司 · 1915	(122)
战争与和平 · 1916—1919	(151)
扩大规模 · 1920—1921	(167)
危机 · 1921—1923	(192)
特拉华州的新公司 · 1923—1926	(215)
不安的岁月 · 1926—1929	(234)
一位欢快的王子 · 1930	(262)
到达顶峰 · 1930—1931	(276)
一家世界级的企业 · 1931	(294)

天边的乌云 • 1932—1933	(306)
最后的日子 • 1934—1935	(326)
续记	(343)
马易尔和吉斯腾的家系	(367)
致谢	(372)
图片资料来源	(374)

在上海完婚

1909

动身去中国

1909年6月13日。

近来发生的事真不算少。现在我把这本日记本和其它明天要被送往上海的东西一起装箱了。我要去上海，去和伟贺慕在一起。——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吉斯腾·白慕申的身份写日记。下一回我就是伟贺慕的妻子了。——我9月19日或20日从这儿动身，10月24日就到那边了。爸爸随我一起去。

吉斯腾阖上日记本，把它放进那只大箱子里。那是一本很漂亮的精装日记本，是1901年圣诞节她的挪威祖母送给她的。那是她最后一次在上面记日记。那边，要开始新的一章。日记本并没有运过去。

9月间吉斯腾从哥本哈根动身，由她的父亲奥厄·白慕申陪伴着远涉重洋去了上海。吉斯腾的母亲欧蒂莉不愿意去，太远了。再说，吉斯腾是不是就那么肯定她愿意嫁到那儿去，住得离开丹麦那么远？在哥本哈根，既没有宣布他们订婚，更没有说他们要结婚。保险公司经理奥厄·白慕申告诉他生意上的朋友，说他要和他的长女到中国去休闲旅行。父亲和女儿讲妥了，要是吉斯腾到了上海不想兑现她和那个年轻丹麦生意人伟贺慕·马易尔的婚约的话，她只消和她的父亲回丹麦就是了。

奥厄和吉斯腾乘火车从哥本哈根到意大利的热那亚，他们在那儿搭上德国客轮“爱丽斯公主”号。从热那亚到上海船行了4个多星

期,不过,这一趟海上旅行对他们两人都是了不起的经历。他们穿过了苏伊士运河,一路到过雅典、锡兰、槟榔屿、新加坡和香港。

上 海

和父亲一道站在甲板上的的是一个 25 岁怀着急切期待心情的姑娘。他们渐渐接近中国那浩大的长江的出海口了。海水不再是蓝色的,而已经黄浊。低平的海岸在地平线上冒了出来,那许许多多的中国舢板和外国船只告诉人们,这是驶进广袤的中国皇土的主要海道。

海轮驶进了海口,又顺着支流黄浦江驶向上海。

吉斯腾·白慕申把丹麦和欧洲抛在身后,终于来到中国和她的心上人,31 岁的伟贺慕·马易尔结婚来了。吉斯腾的父亲,54 岁的保险公司经理,尊重他的长女坚定的决定,伟贺慕是她别人无法取代的心上人。伟贺慕是 1902 年来中国的,那时吉斯腾 17 岁。中间这些年,两个年轻人之间书信来往很频繁。

1906 年夏天,伟贺慕回到哥本哈根筹款以建立他在上海的新企业慎昌洋行。这一回两个年轻人见了好几次面,他们谈好,伟贺慕在上海的企业一建立,两人便结婚。

伟贺慕的生意做得很好,1908 年他返回丹麦的时候,两个年轻人认为现在时候到了。商定婚礼 1909 年 10 月在上海举行。

吉斯腾和她的父亲同许多同行的乘客此刻一起站在甲板上眺望着江的远方显现出来的上海。望着那许许多多的船只和正面朝江的欧式建筑,人们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他们两人此前都没有到过中国。不过奥厄·白慕申知道,他们正在接近的这一小条狭窄的海岸土地,外滩,正是 1870 年比他年长 5 岁的哥哥威廉·白慕申参与大北电报公司凭借夜幕把一条海底电缆拖上中国海岸的地方;那时正式的租借权问题还没有明确。他心中还想着,他的另外一个哥哥,路兹威·白慕申 1904 年在一次环球旅行中见到伟贺慕后对他有这样的印象:这个年轻人很有点冒险家的味道。现在他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了,恰恰

是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个年轻人。

海轮顺着黄浦江驶进去的时候，胸有成竹的吉斯腾倒吸了一口气。一个多么庞大陌生的国家，一个多么巨大扣人心弦的繁荣海港城市啊，这里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在下边码头上那一大群中国人、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中，吉斯腾看见了伟贺慕。他站在那儿，一只手挥舞着他的草帽，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大束鲜花。吉斯腾心中又是忐忑不安，又是充满激动。她得回到她的舱里去。

伟贺慕是最先上到海轮上来的人中的一个，重逢的喜悦是巨大的。在伟贺慕陪着她和她的父亲走过浮动码头的时候，吉斯腾的一切疑虑不安便都烟消云散了。

婚礼要在3天后举行。伟贺慕利用这3天等候的时间陪着他未来的新娘在上海到处游览。在上海的法租界，他们在一家法国人的时装商店里看到了一批刚从法国进口的最新款式的帽子。伟贺慕给吉斯腾买了他能买到的最漂亮的结婚帽子。可是奥厄·白慕申对两个年轻人的奢侈却有些惊讶。为什么买这么贵的帽子，他们不是更需要钱来买他们未来共同家庭的家具吗？吉斯腾笑着对他的父亲说：家具随时都可以买到，这么一顶帽子可不是每天都能买到的！再说，吉斯腾喜欢收礼，伟贺慕喜欢送礼！为什么要剥夺这对年轻人的欢乐呢？

总领事馆的婚礼

婚礼于阳光明媚的1909年10月27日举行。典礼是在江边黄浦路丹麦总领事馆举行的。丹麦总领事西奥多·奥斯考当时正在丹麦出差，因此由他的挪威同事，担任代理丹麦总领事的曹瓦尔德·汉森证婚。在此以前几年伟贺慕本人就被任命为丹麦驻上海副领事，因此他在总领事馆倒很泰然。至于自己就是半个挪威人的吉斯腾，对在这样一种丹挪氛围中举行婚礼就更不陌生了，尽管离开哥本哈根的朋友好友很远很远。

曹瓦尔德·汉森以一种牧师的神态念道：“两人现在彼此作出的承诺，是他们对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命运如何安排都永不反悔，终身相爱，相互忠诚、支持和帮助的承诺。”他以丹麦国家的名义问他们，两人是否愿意缔结良缘。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他宣布，伟贺慕·奥克塔维乌斯·马易尔先生和吉斯腾·白慕申小姐从此“根据丹麦法律结为夫妻”。

两个新婚的年轻人笑了，在证书上签了字。在场的人里面有伟贺慕在上海的两位同年朋友，荷兰银行家米歇尔·斯皮尔曼和大北电报公司的班松上尉。

之后的招待会是在米歇尔·斯皮尔曼家举行的。伟贺慕和吉斯腾在那儿接待了许许多多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和伟贺慕生意上的中国朋友。

他们是很潇洒的一对新婚夫妇。身材高挑的新郎以他美好的微笑和强烈个性的光彩早已是上海颇有名气和受人欢迎的生意人了。美丽、雍容高雅、初到上海的新娘用她温柔、明亮、湛蓝的眼睛吸引住了所有的宾客。她径直和蔼地看着那一长队来祝贺的每一位宾客。

当地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了婚礼的消息：

马易尔和白慕申喜结良缘

由挪威总领事、丹麦代理总领事曹·汉森先生主持，哥本哈根路易斯·马易尔先生之子、丹麦副领事、伟贺慕·马易尔与哥本哈根的奥厄·白慕申先生之女吉斯腾，10月27日在上海喜结良缘。

新婚夫妇搬入公共租界爱文义路的一幢别墅里。这个家此后成了他们终身固守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经历了上海作为西方世界进入中国最重要的门户城市的日日夜夜，经历了上海成为——与中国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以修建铁路、电报、发电厂和工厂等实业推动中国工业发展的中心的岁月。



在订婚多年后,伟贺慕·马易尔和吉斯腾·白慕申1909年10月27日结为夫妻。在上海举行婚礼时在场的还有新娘的父亲,保险公司经理奥厄·白慕申。

早 年 1878—1902

皮货巷和斯可兹堡的马易尔一家

伟贺慕 1878 年 6 月 14 日出生于哥本哈根。他是路易斯和茜娅·马易尔的第 8 个孩子，在给他取名的时候就找了能表明这点的字，他中间的名字是奥克塔维乌斯——拉丁文的 8。他有 5 个哥哥，阿尔贝尔特、维戈、埃安斯特、霍格尔和奥托，有两个姐姐，安娜（和埃安斯特是孪生）和爱玛。在伟贺慕之后他有一个弟弟，埃米尔；埃米尔两岁上便夭折了。以下是一对孪生妹妹攸塔和奥尔珈，最后，这一堆孩子中最小的是爱米莉；这个小妹妹后来人们总管她叫米莉。这就是说，伟贺慕是和另外 5 兄弟、5 姐妹一起长大的。

他是犹太商人的后裔。他的双亲，路易斯和茜娅·马易尔却并不太看重他们的犹太家世；他们 11 个孩子中，好几个（包括伟贺慕）都是与非犹太人结婚的。

他出生在皮货巷 11 号。马易尔一家是在那以前两年搬来的。他父亲的商号贝克特暨马易尔公司就设在隔壁 9 号 and 与 9 号毗连的老滩 40 号两处房产里。他是一个很自信、很讨人喜欢的孩子，活活泼泼、欢欢乐乐地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哥本哈根内城长大。

哥本哈根的富绅通常要迁到乡下去住几个月（一般是 5 月到 9 月）度夏。马易尔一家夏天也“躺在乡下”。路易斯·马易尔 1880 年在斯可兹堡买了一幢房子，那地方就成了一家人此后 25 年里夏天落脚的据点。房子曾是丹麦国王腓德烈七世的斯可兹堡宫的御膳厅，还



批文商路易斯·马易尔1867年与茜娅·弗里德伦德结为夫妻，他们生了12个孩子。图为路易斯和茜娅，摄于1888年，一家人在皮货巷居住。

附有一个3春诺(约合20亩)大小的园子。

马易尔一家人搬进去的时候对房子做了改建,建了一座高塔,墙上装饰了“公元1880年”几个大字。这几个字至今还让人记起把房子改建成适合路易斯和茜娅·马易尔以及他们的11个孩子作夏居的情景。在当地这所房子被人根据丹麦民间传说称为小精灵住的“妖山”和“奶厂”。在改建时,路易斯保留了御膳厅的原貌,保存了窗子上腓德烈七世的名字和墙上腓德烈七世的王徽。

当年马易尔一家是最早一批整个夏天都住在斯可兹堡的人家。在头16年的时间里,路易斯和他那些要在城里上学的孩子都是乘马车往返于家和克兰本堡火车站之间的。1897年,沿海岸的铁路修成后,斯可兹堡有了车站,他们就可以走到斯可兹堡火车站,从那里乘火车进城。

在一本关于路易斯·马易尔的书里,有一段对这家人在斯可兹堡和克兰本堡之间乘车情形的记述。路易斯和他年岁小的孩子坐在马车里,年岁大的孩子则骑着那种前轮大后轮小的自行车在后面跟着。

在沿着滨海路走的时候,路易斯还要带上那些也要赶早班火车进城的朋友和熟人。这一切进行得精确到了这样的程度,滨海路一带住家的人会按着马易尔家车队经过的时间对表。

8点差一两分钟,他们拐过路角来到了当时还在树林前的克兰本堡老火车站楼前,只是到了这个时候,火车才开,这成了规律。但是规律总有例外,也真的有那么一次,马易尔一家来迟了。站长李斯诺中尉和所有住在当地乡下的朋友都无法想象可以没有马易尔和他那一帮子人便把火车放走。然而到最后,他不得不敲出发的钟了,正在这个时候,车队来到了车站前大道拐弯的地方。他坚决地令火车停下来,大家都上了车;但是,这带来了